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極者  
 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  
 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  
 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  
 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頽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有大揚推平閻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  
 頽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  
 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感解感復於不感是尚大不感  
 無智則無感有智則有感道不可問而問  
 之是感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感解感也  
 能無智則不感也故曰復於不感復於不  
 感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  
 大不感



宋 王 元 譯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感於儻來之物而  
 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  
 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天佞人正德其孰能抗  
 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  
 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  
 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已以求進是以

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為而抑之也夫冬則  
 搗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  
 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  
 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  
 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為如此矣所謂入  
 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  
 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  
 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速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  
 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  
 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  
 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  
 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  
 也與之為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  
 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  
 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  
 之宜彼其平歸居閒暇其形而均施其仁  
 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爲心之若  
 是所以入於家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綱繆周畫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綱繆者所謂玄通微妙也周畫一  
 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  
 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  
 靜也搖作精者至于動也以天爲師者宗於  
 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  
 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緒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開闢者也以十仞之  
 臺縣眾開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業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  
 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  
 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徧道  
 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論  
 手不相告論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  
 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鑿物  
 而不爲仁澤物而不爲義其愛未嘗有愛  
 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  
 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迨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從師而不圓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  
 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  
 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  
 始有始精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  
 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  
 迨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  
 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離行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有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率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術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為必使楚王之君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為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攪心克伐戰鬪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為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鬪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天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衰矣而况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禹養而報子苦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乎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獲之其本繁以滋乎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薰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摧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馬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暴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舊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畧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牢也豈惟為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而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衆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難責而可乎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高賢

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命以交爭此相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此莊子寓意於相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專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曰伯常騫稀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帶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極之數何得石槨焉沈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弁內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于無為而無不為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

大人并合而為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為乎故曰無名故無為者非不為也為而不見其為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然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比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規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強名為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妙用瞻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察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卷四 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宋 王 元 澤 傳 積五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雨陷而無所逃螻蟻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憇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能達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長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困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憤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